



山村新语

□ 段猷远

爬上田家坡，进入村庄。村庄名为“侯山”。
村庄不老，但在村西头的红山洼有明显的屯垦印迹，纵横交错的沟谷是当年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迁徙的天然通道，繁多的曲径别道提供了商贾客自由出入的捷径。

村庄也不大，不过是山丹县众多建制村中平凡的一个。来自祁连山麓的雪水不舍昼夜，经过漫长的后稍沟渠，经过上游的北台子水库，总是在村人期待的眼神中如期调度而至……轻轻拨开岁月的面纱，那些古老的故事或被传唱，或沉淀为时光的留白，而新时代的故事，正在鲜活地低吟浅唱。

二

夏日的侯山，依偎在焉支山、山丹县城至山丹马场主干道的臂弯里，做

着绿油油的梦，等着金灿灿的秋。过了高耸的村牌坊楼门，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，整齐划一的高标准农田，四方四正，每块都在数亩大小。从惊蛰开始，农人们在地里就开始忙碌起来，浇水、耙地、除草、压膜、选种、育苗……

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。早在十年前村子就实施了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理建设项目，全村有效耕地面积不断壮大。
栽下梧桐树，引得凤凰来。越来越多的“新农人”，从开春就经常碰头研究农产品市场行情，种什么？种多少？怎样选好种？怎么防御好自然灾害？选定了，说干就干，一辆辆现代化机械开进来，一束束节水型软管铺进来，整个春季的村庄里一直充盈着生命的气息，青青野草的蓬勃朝气、隆隆机声的躁动活力、劲风与小动物们的原始悸动。

历经千载岁月，时光晕染的村庄，如今每一处转角都是惊喜。小麦、茴

香、孜然、萝卜、菜心、葵花……农人不出村口就有可观的收入。

三

龙口沟，包括旁边的窑口、圆洼子等都是村庄最下片石坡土地中的老地名，众多凸起的山包蜿蜒曲折，宛如一条大蟒蛇盘桓在山头上而得名“龙口”。这里保留有基本完好的S形梯田状灌溉沟渠，我惊讶于这里灌溉系统的巧妙与复杂，在过去漫长的农耕岁月里，村人们从红岩坝渠进村口的渠首到最下游石坡的渠尾，沿落差纵向横向开出了不下百条农渠，有条不紊地灌溉着每一寸田地，浇水期大人们披星戴月，疏通渠水，孩子们听水声喧嚣，看浪花飞溅是最隆重而开心的时刻。

田野阡陌时有风，但天空却总是很蓝。瓜农老尚今年的种瓜经历像是一次与时间的赛跑。农谚云：“四月八，乱点瓜”，刚立夏，老尚就带着十几名成熟“点瓜工”，到了离村有三四公里的龙口沟瓜地。一群蓝头巾、红头巾，穿着劳动制服的背影移动在游牧古道上，行走在耕作拉运的车辙中，成为乡村大地最美的一道风景。

侯山早晚温差大，紫外线强，产出的西瓜瓤头厚、糖分高、汁液多。“侯山西瓜”也成为远近闻名的一张地方名片。

经过近一天的紧张劳作，40多亩西瓜地全部按技术规程完成点播任务。整个夏季老尚都将与这片土地为伴，控苗、浇水、施肥、除草、防病害直至摘瓜、销售。

这片山坳古风悠扬、岁月静好，每一个土包后面都隐藏着一段故事，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独特的韵味。在乡村振兴的浩荡春风下，不仅是老尚，还有不少农人也是西瓜种植示范户，村庄各沟坎、各山坳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。

侯山，以其“变”的智慧与“不变”的坚守，正谱写着新的篇章。

四月的一个早晨，南山的沟沟坎坎，层层田野，被晨光涂抹得愈发清亮。风柔嫩，柳枝也柔嫩，抚摸每一寸泥土，每一棵草茎。一种清甜的气息似乎自草根深层漫上来，浸入心脾，便觉神清气爽。

四野旷远。山脊抹青。十里春风荡漾，天水市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宛若天工织就的锦缎，流光溢彩，铺展无边春色。

我们一行二十多人的采风团，走进南山花牛苹果基地。

田园层层铺开，恰似一帧宣纸的白描，满眼星星点点的花，从画框里呼之欲出。

满园碗口粗的苹果树，以矩阵的方队铺排开来。每一株树俨然托举的手掌，枝干旁逸斜出，层次错落，疏朗有致。枝条上缀满白色的花瓣。每个枝头五朵白花，似孩童合拢的五指，轻柔地笼住一团棉花糖。花蕊纤细，渗出清甜的气息。

站在田垄高处，无边的苹果花仿佛千万只欲飞的玉色蝶翅，翩翩起舞。不远处的苹果园树下，有农妇爬在梯子上，对果树“疏花”，所谓删繁就简，以减少养分竞争。待花落之后，再次“疏果”，精而减之，仅留下精华。静待秋天，雨露润，霜照打，确保每个枝头结出一两颗硕果。期间的辛勤劳作，精心侍弄，汗水的流淌，非亲躬践行不能知其甘苦。花牛红苹果享誉四方，不仅得益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，更凝聚着农果的辛勤劳作。

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，父亲每年秋天必从天水邮寄一箱苹果到陕西老家，母亲每次切开一个苹果分给我们兄妹三个，余下的便锁在柜子里，待过年时拿出来招待亲戚。印象里，整个冬天，满屋子弥漫着苹果甜蜜且醉人诱人的馨香，那是童年里的美好记忆。多年来，我对花牛苹果情有独钟。仔细想来，这份特殊的情感，或许是源于童年时候花牛苹果带给我的那份珍贵而美好的回味，也更因为它所饱含的一份浓浓乡愁吧。

此刻，我站在苹果树下，不由心潮起伏，不由想起已故的父母，想起童年时那些快乐而短暂的时光……我轻轻触摸着这茁壮蓬勃的果

□ 蔡保东

花牛花开

树，眺望远山，有一种源自心底的爱涌起，就像朵朵苹果花儿在盛开……

一路信步走来，路旁野草茵茵，苹果树下裸露花色地毯。脚踩在松软的泥土上，竟忍不住好想赤脚走路。常年吃苹果，居然从未亲近过苹果树，真是愧对脚下的大地了。

不远处，苹果基地的尽头，有三户人家。屋旁高高的树上，有鸟巢悬着。走近，有狗吠几声，算是和陌生人打个招呼。有炊烟升起。院主人迎出来，是一个抱着酣睡的婴儿的婶娘。和婶娘寒暄几句，她说家里的老旧果园更新改造，改种了新苹果树，果味比原来的更甜美，果肉也更饱满。

眼前，田间空地上，树丛掩映下，在乐队的伴奏下，三三两两的秦腔演员，粉墨登场。另一处身着盛装的年轻人，各自弹奏不同的乐器，悠扬的清音在花海里回荡……

深深吸一口气，空气里弥漫着丝丝微醺的味道。

是的，到了秋天，南山遍野的苹果定然又大又红。

野花椒

□ 于小燕

小时候，每到夏天，村南边的渠沿上，会长出各种各样的野花，开出各种各样的鲜花。有紫色的马兰花，蓝色红色白色的牵牛花，黄色的灯盏花，还有车前草、苦苣菜、蒲公英、鼠尾草、艾草等，最多的是青草，简直长得没边没沿，完全盖住了沟渠。其中也有一些特别的东西，引得大人们一闲下来就往沟沿跑，那就是野蘑菇和野花椒。

野蘑菇很常见，雨后多得很，野花椒却少，而且大多数人都不认识。它是一种毫不起眼的，看上去就像普通野草一样的植物，叶子菱形，细长而密，茎有火柴根粗，颜色深紫，可以长到三十公分高，但那时就老了。一般长到二十公分，正好开花，就能吃了。它的花很小，颜色淡紫、粉白，贴近去闻，有一股浓浓的花椒香味。

我家所在的地方是蔬菜种植区。其中有一样家家都种的蔬菜，叫西葫芦，我们这里俗称葫芦，也叫条葫芦，每年六月初上市，不管大小，都鲜嫩异常，摘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擦到葫芦叶子上，都会留下伤痕。

可是长到八月底，秧就老了，就是新结的小葫芦，皮也老了，吃的时候要削去皮，然而即使削了皮，口感也不好。吃的人少了，秧也黄了，农户就把秧拔了，重新种别的菜。有的人不拔，专门留着长老葫芦，等葫芦皮长得黄黄的，老得用大拇指指甲掐都掐不动的时候，摘下来，拉到市场卖。这时候，有一些人专门找着买这种老葫芦，拿回去削了皮蒸包子。

我妈也喜欢做葫芦包子。每年葫芦一结上，她就留下两三个不揪，一直让长着。当葫芦皮刚刚变黄的时候，我妈就弯下腰用指甲掐掐，说：“还嫩点儿，再叫长一长。还没找上个地花椒呢，等找上地花椒了，再摘。”地花椒就是野花椒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随着葫芦越长越老，我妈就着急了，总说：“葫芦都长老了，咋多少看不见个地花椒！”

我问：“没地花椒做包子咋了？放花椒不行吗？”

妈妈说：“没地花椒不香，花椒做不出那个味儿。”



万象洞记

□ 刘玉玺

武都的春天，白龙江刚泛青，油橄榄叶就急火火绿满两岸坡。碎银似的叶影在车窗上碎成银箔，晃得人眼花。

出武都城东行十五里拐进汉王镇，白龙江南岸的景山横亘眼前。

山脐裂道缝，当地人叫“地母的梳妆匣”，里头藏着由亿年光阴揉成的地

下天宫，曰“万象洞”。

万象洞，原名“仙人洞”“五仙洞”。我是第二次钻这洞了。头回

是十六年前当学生时，地理专业野外实习来过，那时洞壁苔痕斑驳，石花冷艳。

万象洞是天然溶洞，属于“喀斯特地貌”，人称“地下艺术宫殿”。洞

内石笋林立，千姿百态，气象万千。

洞名，起得阔气。洞口“万象

洞”三字，墨痕浑厚如从石缝生出

来，新绿苔痕衬得愈发古拙。崖壁

石缝里钻出几簇蕨草，活像老秀才

鬓角白发。而今重游，石壁仍涼津津的，摸着像青鱼滑溜溜的脊梁。

洞内分三官九区，暗河水水质清冽，冬暖夏凉，果然是块“洞天福地”。

我举着相机寻幽，撞见石刻斑驳字迹：

“脉连地府三冬暖，窍引天光六月寒。”从北周至明清，上百平方米石刻叠着岁月痕迹。指腹摩挲清代贾廷绍“不是人世间，包罗万象天”的笔锋，仿佛能触到当年的剑气。

在卧龙坝驻足，石纹如老龙褪鳞，层层叠叠卷着岁月。前面的游人指着两根石笋打趣地问：“这般遥遥相望，何时才能执手？”

我是学地理的，最中意那些无名石花。它们有的似凝冻浪头，有的若半开玉兰。光影里，水珠在石芯间颤巍巍地亮着，比钻石多了灵气。转角乍见“石猴抱桃”，眉眼俱全，桃尖凝露，叫人疑心是孙大圣留了尊石胎。

出洞时，烈日灼空。洞里洞外

两重天地。

忽觉手心里攥着洞里湿气，凉

津津的，相机镜头里衔着一把未化的时光。

采风团年轻人拍着短视频，洞口苔痕在阳光下又添几分新绿。

亿年前的暗河仍在流淌，带着古人的墨、今人的笑语，慢悠悠奔向

新的地质纪元。